



知名作家看北碚 作品选登



北碚的美 是宁静的美

■杨康

北碚是一块巨大的磁铁
路过此地的江水,速度一再缓和
仿佛嘉陵江的水流着流着就静止了
像一个人正在歌唱
唱着唱着,歌声就飞到云端若有若无
而江底的鹅卵石上
已经覆满厚厚的青苔,厚厚的时光

远一点的缙云山静若处子
怀抱这座古老的城市
怀抱李商隐曾经写下过的诗句
沿着缙云山步道,我一步步向上攀登
在幽幽翠竹与参天古木之间行走
卸下尘世的疲惫
点一盏心灯,点燃内心的宁静无限

行走北碚,我必须放慢脚步
行走西大校园,我必须屏住呼吸
这里的每一粒土都光芒闪烁,每一株植物
都学识丰富。在这里
要学会呼吸英雄的气息。走在他们
曾经走过的路上,我念着英雄们的名字
卢作孚,郭沫若,袁隆平,向仲怀……

北碚的美是宁静的美,像水
也像山,更像这些时代的英雄们
在时光的流逝中,这样的美不断堆积扩大
北碚的美是辽阔的美,也是持久的美
由美而筑起的一个崭新的北碚
屹立在每一双明亮的眼睛面前
而这样的更美在我心中,我心中的北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梧桐街

■刘冲



闲暇之时,常到这条公路边散步,时不时
也有仿佛回到了北碚梧桐街的错觉,宁静,悠
闲,舒适,惬意,感觉甚好。

其实我真不知道这条街的正式命名叫什
么,或者我认为的这条街道,根本就不只是一
条街。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从第一次经
过到现在,我都叫它梧桐街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西师求学,从当时的
后校门进入北碚城区的那条街道,两旁种植着
梧桐树。初次见到,并不识得这是什么树种,只
是觉得有些特异,与许多树直挺挺不同,呈现
出横向姿态。有同行者告知,这是法国梧桐。

事实上,梧桐树这样的身姿,并非源自天
然,而是人工修剪所致,不求其高大成材,只
愿其多姿成景。作为风景树,这些法国梧桐也
的确把这条街装点成了北碚城区最美的风景
;夏日绿荫掩映,心生凉意;秋冬时节,满眼
金黄,心生暖意。

求学期间,交通不便,囊中羞涩,极少去
其他主城区玩,闲来无事,最喜欢去北碚城区
的梧桐街溜达。有时走在绿荫遮道的梧桐街
上,常有在老家韩家坝行走的恍惚感。贯穿韩
家坝的一条机耕道,两旁种满了泡桐树,树干
挺拔,枝繁叶茂,记得我曾在作文中写过得到
老师表扬的一段话:站在学校的高坡上,已看
不见穿过坝子的机耕道,它被两旁的泡桐树
所遮蔽,微风吹过,只见一条绿色的长龙在坝
上蜿蜒游动。虽然梧桐与泡桐是完全不同的
树种,但似乎也还是有某些相似之处,产生联
想或错觉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走在这梧桐

街上,能感受到如同行走在家乡的舒适与亲
切,即使牵强一点又何妨?实际的情况是,与
光秃秃的街道相比,绿树掩映的街道,不仅美
观宁静,而且闲适惬意,怎能不叫人心驰神
往,流连忘返。

当然,吸引我常去梧桐街的,还有散落在
这条街上的三个“人文景观”:新华书店、邮
局、文化馆。尽管学校里的图书馆有各类藏书
供借阅,但再大的图书馆,也会因各种原因而
不可能把所有书籍都网罗其中,再者说,即或
想将新出版的书籍一网打尽,毕竟还要经过
一段时间,不如自己去书店先睹为快。于是,
到梧桐街旁的新华书店选购自己喜欢的书,
或者随意翻翻书看,就成了每次到梧桐街
闲逛之后必须干的正事。邮局,不仅是寄信的
地方,其零售的一些报刊,也常常让我驻足浏
览,比如《大众电影》之类的影视报刊,掏钱买
肯定是不可能的,免费翻阅却又乐此不疲。至
于文化馆,平时尤其是白天很少去,一般都是
晚饭后偶尔去梧桐街散步,因听说文化馆里
在放映录像,才会钻进去。那时影视作品少,
港台的录像片颇受欢迎,特别是武打片。当时不
少香港武打片就是在文化馆看的录像,除此
之外,文化馆也放映连续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化娱乐活动的多
样性与丰富性,自然与现在相差十万八千里。
课余时间,除了看看闲书、吹牛聊天外,三五
成群或独自一人去压马路,几乎成了大多数
学生既百无聊赖又十分热衷的爱好。而我只
要逛出校门,十有八九都是奔梧桐街而去。之

所以对这条街情有独钟,除了上面所说的各
种原因外,其实还有作为一个男孩子不愿轻
易与外人道的小秘密。重庆的夏季长、太阳
毒、天气热是闻名遐迩的,防晒自然是令人极
为头疼的事。女孩子出门,打一把遮阳伞,更
显风姿绰约,引来不少艳羡的目光。倘若一
个男孩子外出,也打一把遮阳伞,那引来的目
光就必然有些异样:一个男娃儿,咋这么母
兮兮的呢!但显示不出男子汉气概,却是要吃
些苦头的,因为头顶上紧盯着你的火辣辣的太
阳绝对不是吃素的!所以,梧桐街上的一棵棵
梧桐树像撑开的一把把绿伞,自然天成,不露
痕迹,就化解了尴尬,维护了颜面,让我走得
轻松自在。有如此贴心的默契配合,不在这条
路上多走几个来回,真心觉得不好意思。

那时还没有大数据的概念和意识,当然
现在也不敢妄言我在梧桐街上走过的脚步
串起来能绕地球多少个圈。但是,有一点是
确定无疑的,即使北碚有不少令人赞叹的历
史遗迹,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而真正让我念
念不忘的却是这条梧桐街。毕业后,尽管很
少回北碚,可梧桐街的景象却像幻灯片一样
不时地在梦中浮现。后来我入住的小区外面
的公路两旁,也种植有成排的法国梧桐,真
有些喜出望外,打心眼里感激那做景观规划
和树种选择的人。闲暇之时,常到这条公路
边散步,时不时也有仿佛回到了北碚梧桐街
的错觉,宁静,悠闲,舒适,惬意,感觉甚好。

(作者单位:中国眼科杂志杂志社)



鸟语花香 李海波/摄

食之九

端着春天上餐桌

■胡倩妮

春意渐渐深浓,不知不觉间,蔓延到了餐桌之上。
春天的餐桌如同春天的景色一样,就算没有鸡鸭鱼
肉,山珍海味,也要比往常来得更为丰富一些——因为
几样新鲜时蔬。

要说春天的时蔬,必定绕不开韭菜。韭菜四季都有,
唯独春天的韭菜最受古今吃货的喜爱。“一肚子不合时
宜”的苏轼先生,遇着春韭算是合了他的心意,还为此写
了不下十首诗词。在他之后,陆游、辛弃疾、郑板桥也颇
好此道。现代人多半已经没有了吟诗作赋的闲情,不过
对于饮食一道的热情倒是一以贯之。韭菜易种,也易做
菜。春天到了,随随便便用刀割一把来,与鸡蛋、与小
黄鱼炒在一起,味道好极了。

除了韭菜,市场里的菜蔬、草子也是前脚接后脚地
被摆上摊头。这些蔬菜价格都不高,只要想吃,每个人都
买得起,而它们的味道,各有各的好处。农村有地的人都
知道,想要吃得鲜嫩,菜蔬只宜取其嫩茎以上部分食用,
但其余部分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可以说很有用处。它们
如同一个再生机器,前一次摘完菜蔬才两天,新的又长
出来了。菜蔬的色泽与一般青菜无异,做法也简单,却
让人百吃不厌。草子亦是如此,翻炒几下即可食用,照样
让人念念不忘。草子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紫云英”,
至于得名的由来,想来是因为它开起花来多是紫色。据
说草子老了,还是春耕时节壅田的肥料。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春笋陆陆续续地长成,有的覆
埋在泥土之下,有的已经将脑袋拱出了土层,等待着人
们拿锄头去挖。就味道而言,春笋不及冬笋好吃,但它
用来炖肉却是最好的。放上调料之后,将笋与肉放在一个

锅里煮煮,肥肉的油汁会慢慢渗入笋里,而笋的鲜美亦
会充盈整个汤锅,最终达到“肉不腻,笋不呛”的效果。若
是将之埋入碗底,定能多吃两碗饭。而且春笋和菜蔬还
能被晒成干,放在瓶子里储存,它们也因此成了老人们
寄给远方家人的两样礼物——想来,当身在异地的亲人
闻着熟悉的香味,吃着熟悉的美味,应该会想起远处的
家乡和家人吧。这当真真是:盘中自有菜,味甚美,心中有家,
亦甚美!

如果说韭菜、菜蔬、草子和春笋还可算是家常蔬
菜的话,那么香椿、荠菜、马兰头则可称之为这个时令的
野蔬了。称其为野,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刻意种植,只要时
节到了,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
东风一起,桃花树下,乡间路旁,到处都是荠菜和马
兰头。你只需拎着篮子、拿着剪刀,去到乡下的路边、田
边,去到一棵李树或者桃树之下,蹲下身子,便能收获许
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菜市场。荠菜和马兰头本是有些
药味的,但当它们在锅铲和油盐酱醋的合力烹饪下,
药味就变成了淡淡独特的香味。与之相似的还有
“树上蔬菜”香椿。

香椿的椿左边是木右边是春,估计造字之本意
便已认准了香椿是春天才有的木头吧,而我们食用的部
分是香椿的芽尖,也叫“香椿头”,作为食材,香椿必须选
择新鲜的嫩芽,否则不宜食用。当宛如玛瑙的香椿头与
金黄色的鸡蛋炒作一处,愈添食物的色香味,夹一筷来
吃,松软可口,令人欲罢不能。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春天的时蔬还有许多。正因为
多,筷子轻动时,仿佛整个春天都在我们舌尖了。

那那

谁家新燕啄春泥

■刘绍义

我站在书房的窗前,欣赏书法好友给我写的一幅白居易的
《钱塘湖春行》,忽然看到一对小燕子在窗前一闪而过。“几处早
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按说这个时候,还不是小燕子来家的时候,也许是今年立春
的缘故,窗外的柳树刚刚泛出绿意,性急的小燕子就迫不及待地
来我家筑巢了。这一对小燕子不知道是不是家乡的那对,哪怕是
它们的儿女也好啊,我们也算老乡了。

“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小燕子真的很怀旧,年年会来
旧地筑巢,而且都是成双成对,相伴而飞。“燕燕于飞”,家乡人
一直把小燕子作为祝福爱情的象征,大加歌颂。同时,它们还是哺
育子女的光耀典范,我收藏了一本六十年的初中课本,第一课
就是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须臾十来往,犹恐巢中饥。”小燕
子慈母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为之动容。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小燕子不像鸽子,嫌
贫爱富,总爱往瓦屋上飞。记得我小时候,家乡小巷中,年年春天
夏天都有小燕子飞来飞去,它又尖又长的翅膀一掠而过,在夕照
中捕捉蚊子,寻觅青虫,忙忙碌碌,为儿女准备晚餐,准备美食。
来城后,我就很少见到小燕子了,记忆中有一年暮春我去
曲阜,在孔庙的雕梁画栋间,我见到了久违的燕子。珠帘绣户,衣
香鬓影,在游人如织的孔庙,却有紫燕穿梭,让人终生难忘,那真
是一派升平富贵,难得一见的景象啊,与山乡陋巷、斜照颓垣间
的燕子相比,各有千秋。

小时候,母亲在我家草房里的堂屋后墙上插两个高粱根子,
小燕子年年都在上面筑巢,弄得我家条几上都是小燕子屎,母
亲天天打扫,不气也不恼,因为在母亲心目中,小燕子只在和睦
人家筑巢垒窝,只在善良人家生儿育女,不和谐人家,小
燕子是不会光顾的。事实上,小燕子对自己生活和居住的环境,确实非常讲究,空气污
染的地方,它们绝不会去,更别说在那里生存了,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里很少见到小燕子的
真正原因。高楼大厦挤窄了蓝天,工业废气污染了空气,“旧时王谢堂前燕”,也飞不到咱
们“寻常百姓家”了。

几天的探访,那对燕子决定在我家定居了。它俩开始忙着给自己的新家衔泥啄草,
叽叽喳喳地呼喊着,来来去去地飞舞着,匆忙的身影穿梭在一条条小巷之间,一个新泥
构筑的燕子窝,稳稳当当地镶嵌在我家的走廊上,不久的将来,一只只小脑袋就会在这
个窝里探头探脑,我经常去的公园积水的坑洼里,会有它们嬉戏的身影,城郊那高高的
电线上,也会被它们点出一串串漂亮的音符。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今年小燕子来得这么早,说明我们居住的地方还
不错,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也许它们就是家乡那对小燕子。

田园风雅

油菜花开

■钟雄

人们常说春天去赏花,其实有的花很难随意赏
到,如玉兰、虞美人、四季海棠、月季、樱花等,翻过
几座山,跨过几道岭,如果不是巧遇,或在专门种植
的园林,打起灯笼火把也难寻觅到几株几枝几朵
。油菜花则不同,无论是公路两边,还是山路周
围,即便在繁华城区与广阔农村的接壤带,除了房屋
建造需要,只要有大块土、小点泥的地方,油菜花都
能就此生根、发芽、长枝、长叶。看吧,田土里、山坡
上,到处生长着一丛丛、一畦畦、一片片波浪相连,朝
气蓬勃的油菜花。油菜花儿像阳光在滑翔,以一望无
边的美丽,大气魄注满空地,荒凉,油菜花在春天大
声高呼:“我来了,我来了,我们是春花的主力,我
们是春天的潮流!”

我庆幸没有过早把油菜花写出来,写早了,不免
流于肤浅,浅尝辄止,那样,缺失了很多体现油菜花

有条不紊实质性的精彩。去春到今春,我用油菜花一
个开花结果季节的时光,一次次约会、约会、拜会
油菜花。我二月底三月初到鹅公山乡、永兴黄庄村等
处,看到油菜花争相开放,至三月下旬及至4月初,其
间我去过多次,油菜花依然陆续盛开着,细细发现油
菜花儿已结出许多柳秀柳秀的果实,确切地说,是柳
秀柳秀的果实胞体。人们不免有些好奇,油菜花的母
株为什么不似几乎同时开花的李子桃子,任结出的
果子星星般自成一体,一个是一个,并不需要外套
保护身体。这只能说明一点,油菜花母株对后代关怀
备至,细致入微,悉心保护,确保儿大女成人,子孙繁
衍,绕膝。

再细瞧油菜花,油菜花虽然花势如潮,蜂蝶舞
花香漫空,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但花的个性并不妖
娆,花的个性其实是很谦虚的,油菜花花茎和叶子

吟云月

那束花还在

■殷艳妮

塑料的,没有一点儿要谢的意思
爸爸从哪个农贸市场买回来
开得那样张扬、俗气
浓烈的红、艳丽的黄,一心想要讨好
这个挑剔的世界
衬着坚硬的油绿色叶子,我看着我头
切进暗角的角落

任由她的明艳之姿尽数托付给尘埃
爸爸走了好些年
那束花还在
我把她从角落里迁出来,小心包好
郑重地摆在显眼的位置
开得更放肆了,浓烈的红、艳丽的黄

一心想要讨好
这个高雅的世界,死性不改
我把思念倒进庭前游荡的风
地开始与风攀谈、嬉戏
花瓣轻盈,如翕动的唇
我闻到了一股芬芳

幸好
那束花还在,即使冬天
也充满生气,没有一点儿
要谢的意思



遗失启事

▲李光华遗失残疾证,证件号码:
5102241942123915344,声明作废。